

非遗传承人潘运明：

讲白朗故事 说蹙将传奇

□本报记者 龚刚

有一肚子故事的，不一定是老人。

10月10日上午，记者在宝丰县老促会办公室见到了潘运明。在我省最近公布的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中，他以民间传说“白朗起义”的讲述者身份入选。潘运明中等身材，看上去虽年轻，却透着沧桑。实际上，他当过记者，现在的身份是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原农耕文化博物馆研究员、平顶山市“蹙将故事”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（现为省级非遗传承人），今年48岁。

因为之前对他有一定了解，记者问他：“你是研究蹙将的，白朗只是蹙将中的一个，为啥这次入选省级非遗传承人只以白朗为名？”潘运明说：“白朗是我研究蹙将的主线，他领导的起义规模最大，最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性质，是一些只知道喝酒吃肉的小蹙将所不能比的，因此他最有代表性。另外还有一个标准，就是讲述对象必须是具有100年历史以上的人物，白朗死于1914年，符合这个标准。”



潘运明边听老人讲蹙将故事边做记录。

从小爱听蹙将故事

潘运明老家在宝丰县张八桥镇姚洼村，位于鲁山、宝丰交界处，土地贫瘠、十年九旱。民国年间，豫西蹙将、刀客、土匪频出，大蹙将白朗的家乡大刘村离姚洼村只有3公里，建国豫军总司令樊钟秀的家乡夏庄村离此也不远。姚洼村是蹙将经常出没的地方，潘运明的大爷死在蹙将的枪口之下，他小时候住的房子是蹙将后代的，他的对门邻居徐春夏则是一个爱讲蹙将故事的老人……

自幼生活这样的环境里，潘运明从小就喜欢听蹙将的故事。他的耳朵里灌满了绿林人物如何拉杆破寨的传说，喜欢听秦椒红成为蹙将后杀掉欺压百姓的表侄海里怪的故事，欣赏蹙将身上所具有的“底线意识”，常常被蹙将故事特有的英雄传奇色彩所感染。

初中毕业后，他虽辍学务农，但喜欢读书写作，每次在饭场上听到老人们讲蹙将的故事，都用心记录下来，为将来的写作积攒素材。后来，他在村里当代课老师，到张八桥镇政府从事文字工作，到报社当记者，一边工作一边进行文学创作，以白朗、秦椒红为主要人物写成了20多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《蹙将》。

1999年，潘运明调到宝丰县老促会，接触到了更多的蹙将故事和蹙将文化研究者。在下乡采访中，每当他发现有人熟知蹙将故事，就在工作之余前来详细请教。潘运明接触到的知情人不仅有普通农民，还有蹙将的后人，甚至还有在世的蹙将。

“秦椒红是我第一个研究对象，刚开始白朗还没有成气候的时候，秦椒红势力比他大，他对白朗很关照，后来两人就成了结拜弟兄，接触到秦椒红自然就接触到白朗。”潘运明说。

我市学者潘民中在《白朗起义民间影响的文学书写》中对蹙将现象做了系统的阐述。他认为，蹙将实际上是社会动荡时期的民变武装。清末到民国年间社会动荡，伏牛山麓鲁山、宝丰一带浅山区情况尤为严重。这一时期，对民变武装有三种叫法：自身的叫法、百姓的叫法、官府的叫法。聚集起来搞民变，他们自己叫“拉杆”；“蹙将”是百姓对从事民变武装人群的叫法；官方及其媒体则把他们称作“土匪”。

蹙将一词中的“蹙”字，其原意是在较浅的水中行走，如“蹙水过河”。在豫西方言中引申开去，到社会上混也叫作“蹙”，如“蹙光棍”。光棍是蹙出来的，不是吹出来的，也不是装出来的。在社会上混得好，就是“蹙得开”，有本事；混得不好叫“蹙不开”，光棍没蹙成，打不开局面。

蹙将原本是老百姓对民变武装大大小小头目的称法，后来推而广之，就把民变武装的所有成员统称为蹙将了。

白朗：不一般的蹙将

在潘运明的著述中，白朗不是一般的蹙将。他领导的起义受到孙中山的直接影响，因而在性质上超越了一般民变。

白朗生于农民家庭，青壮年时期种地，赶牛车拉盐，开炉场冶铁，终年劳苦，一家人却不得温饱。1910年至1911年，宝丰、鲁山一带遭受干旱雷灾，民不聊生，不少农民“拉杆”起来反抗。白朗就是这个时候成为著名的绿林英雄的。白朗起义军起初在宝丰附近各县的乡镇活动。当时打的口号是“打富济贫”，每到一地，就打开地主豪商的粮仓、钱庄、当铺，一部分留作军用，一部分救济穷人，势力日益壮大。

1913年5月，白朗起义军攻克唐河，这是起义军拿下的第一座县城，6月，又攻克以富庶著称的禹县。这时起义军发展到五六千人，其中的一半已配备了五子快枪，还有一批机枪和大炮。当白朗起义军日益壮大的时候，全国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。1913年7月，南方革命党人发动了反对袁世凯的“二次革命”。为了配合革命党人的反袁斗争，白朗率部向湖北进军，于9月间经信阳到达湖北境内。然而，这时“二次革命”已经失败了。因此，白朗又返回宝丰。

孙中山亲自给白朗写信，并指派专人同白朗联络。一些革命党人根据孙中山的指示，设法接济白朗部队武器弹药。由于敌人的严密防范，加上白朗起义军流动性很大，革命党人在组织上联络白朗起义军的计划没有实现。但是，白朗起义军在政治上确实受到革命党人的影响。为了

“到南边找孙文”，白朗起义军再次南进，于1914年元旦前后，到达京汉铁路南段沿线，在鄂豫陕交界地区活动。

白朗起义军的迅速发展，使袁世凯大为震惊。他任命陆军总长段祺瑞代理河南都督，统一指挥鄂豫皖的军队，合力围攻白朗起义军。但是，起义军巧妙地跳出了包围圈。1914年3月上旬，起义军攻克湖北老河口。几天以后，又攻克豫陕交界的荆紫关，打开了进入陕西的大门。这时，白朗起义军发展到两万人，号称“公民讨贼军”。白朗在荆紫关发布文告，揭露袁世凯“虽托名共和，实厉行专制”。起义军由荆紫关进入陕西，此后一个多月时间，横扫陕西13个州县。随后起义军进入甘肃，计划经过甘南夺取四川。

甘肃人烟稀少，白朗起义军的供给常常遇到困难，加上地主武装的顽抗，起义军遇到挫折。起义军中的许多人本来就不愿意离开家乡，在不利形势下，思乡情绪日益强烈，最后决定回师河南、湖北一带。一路上白朗起义军冲破重重堵截，到达荆紫关时，湖北籍的“杆子”先离队，接着邓县籍的“杆子”也回了老家，军心动摇，很快就全军瓦解了。这年8月，白朗进入临汝、宝丰交界的虎狼爬岭中，他身边只剩下五六十名战士。在这里起义军遭到北洋军阀几千人的围攻，在战斗中，白朗中流弹牺牲，终年41岁。白朗起义坚持三四年，转战河南、湖北、安徽、陕西、甘肃5省，使袁世凯政府疲于奔命，遭到了沉重打击。

传播中原英雄文化

专家认为，潘运明对白朗起义传说的解析有两个特点：一是真，他把真人真事与风土民情、历史文化、社会风貌相融合，运用当地语言和写实的手法进行展现，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和真实感。二是对“义”的诠释贯穿在故事中，这一点也正是他讲述以白朗为代表的蹙将故事的最大动力。潘运明对记者说：“白朗起义所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是中原英雄文化的一部分。白朗起义的传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，其中强悍、勇敢、智慧的品格，正是中原人的性格。”

对英雄的崇敬感染激励着潘运明，他多次到洛阳、南阳、三门峡等地，远赴陕西、甘肃两省，收集资料，采访见证人，他研究或持有的资料包括原开封师范学院的《白朗起义调查报告》，中国社会科学院档案馆出版的《白朗起义》，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《白朗起义》《农民运动志》，宝丰人张显明著的《白朗传》，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《狼烟往事》，以及《中华文史资料文库（政法军事编）》《河南省文史料》，洛阳及汝州、郟县等周边县文史资料，还有英国学者贝思飞的相关著作。

他多次到学校、企业、图书馆、老年活动中心，讲述白朗起义故事，使更多的年轻人了解民国乱世和那段英雄的历史，传播中原英雄文化。他创作出“蹙将刀客身影系列”500多万字的作品，不仅展示人物的内心情感，还丰富了文学的人物画廊。他把系列丛书捐赠给市图书馆和宝丰县档案馆、文化馆及机关、学校。他发起成立了“白朗樊钟秀文化研究会”，协助建起了白朗张庆庆纪念馆。

为了后继有人，潘运明培养了4名传承人，以口传、笔授等方式帮他们学习宝丰地域文化，提高讲述、写作白朗和蹙将故事的能力。由于手头的资料一直在增加，目前，潘运明正在着手把20多万字的白朗起义故事扩充到50多万字。同时，他参与了宝丰文化进校园丛书编纂工作，白朗起义故事已列入其中。



潘运明在市图书馆讲述白朗起义故事。

(本版图片由潘运明提供)